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从灵魂无处安放的远方，
奔赴光阴深处的故乡

徐则臣
——著

经典文学

ssical



四川文艺出版社

跑多远 才能 回到家

徐则臣——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 徐则臣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411-4345-8

I. ①跑…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6669号

PAO DUO YUAN CAI NENG HUI DAO JIA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徐则臣 著

策划人 徐晓亮
责任编辑 苟婉莹 王筠竹
封面设计 叶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海
责任印制 崔娜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45-8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第一辑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一个人的天堂	3
最后一个货郎	10
母亲的牙齿	16
无法返回的生活	20
半个月亮爬上来	22
一座桥	25
一个知识分子的死	29
仪 式	32
野 游	39
大地上的事情	41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50
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53
水晶八条	57
放牛记	62

纸上少年	70
看《围城》的那些年	75
去小学校的路	80
老屋记	88
露天电影	93
黑夜的声音	98
九 年	105
就这样进了大学	109
阳光与阴影	113
脸 谱	117
天黑以后	120
沿铁路向前走	128

第二辑 冬天、雪和伟大的北京

进北大记	135
中关村的麻辣烫	144

回万柳的路上挂满灯笼.....	149
冬天、雪和伟大的北京城.....	152
墙外看北大.....	154
时间有了加速度.....	159
四个住处一个家.....	164
此心不安处是吾乡.....	174
生活在楼上.....	179
十短章.....	184
少一枚硬币.....	197
我看见的脸.....	199
沙小单的投掷生活.....	210
四个词.....	220
惧酒者说.....	228
自己去买火车票.....	232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236
我的三十岁.....	240
给儿子的信.....	244

第三辑 行吟录

开往黑夜的火车	251
韩事两段	254
小博物馆之歌	260
教堂	264
有个小镇叫沃尔	272
布朗维尔，以诗歌的名义	276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279
一线天	282
烟雾弹放多了	285
哲学课	288
法兰克福记	292
海德堡	296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	299
阿姆斯特丹和我们的历史	302
用文学挣钱是门艺术	305
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	308

第一辑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一个人的天堂

夜里做梦，梦见了一阵阵的饥饿。很奇妙，饥饿像个抽象的东西，在梦境里忽远忽近地招引我，我梦见自己坐起身来，胃里伸出了一双想望的手。饥饿终于叫醒了我。清醒后茫然若失，肚子里还是鼓鼓的，一点都不想吃。早上我跟母亲说，我梦见我饿了。母亲说，大过年的，哪天不是吃到嗓子眼，还饿。我想也是，一个梦而已。就忘了。

除夕那天去看姑妈，骑自行车出门向南走。多少年了，中心路以南的地方我很少去，现在姑妈搬了家，我不得不经在那里。我懒洋洋地走，四处张望，落满阳光的地方若干年前我都曾熟悉，甚至很熟悉，像家一样。诊所，不在了，空旷的院子在太阳下。幼儿园，孩子们都放假了，半开的大门后面看见半截滑梯和几件晾晒的衣服，看门人在一件衣服背后大声地咳嗽，吐痰。接着是人家，红的瓦房，白的瓦房，凌乱的小院和即将过年的喧嚷。有钱的推倒了瓦房，建筑了两层小楼，一家过去，另一家还是，鼻子通红的小孩站在楼梯口看我，他们一定把我当成了陌生人。然后是一个更大的院子，院墙破落，从

锈坏的铁门里可以看见满地的荒草，被风雪打得枯黄泛白，现在还在风里摇摆。风有点大，一根根拉弯了它们的腰，风经过荒草像走在水上。院子前是一排矮小的白瓦房，红砖白瓦。我突然记起了梦见的饥饿，想起了在梦里它其实是有味道的，清甜，还有点刺鼻的香味。我想起来了，这是大商店的味，多少年前我最喜欢的味道，那时候我还小，它总能引起我无穷无尽的饥饿。这排房子就是大商店。我撑着脚停在路上，扭头看见了大商店。门窗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个黑乎乎的洞，边角粗糙，一截截断砖露在外面。他们拆掉门窗的时候下手太潦草。麻雀从房顶上跳下来，转一圈就从那些黑洞里钻进去，里面更黑，阳光再好我也看不见里面的东西。里面也不再有东西了，只剩下一排矮小的空房子。

它竟然这么小。多少年前我一度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子，它比当时的民房要大很多，而且中间没有隔离，看起来就是一间大房子，宽敞的空间从东头一直拉到西头。我们都叫它大商店，因为它是当时我们那地方最大的商店，也是周围几个村庄里最大的商店。在1989年我到镇上读中学之前，这里是我最向往的地方。念小学的时候，我在一本没有封面的书上看到了“天堂”这个词，我就以为，如果这世上真有天堂，那就应该是我们的大商店。

1989年我十一岁，这之前我的生活很少超过这个村庄。我以为大商店里什么都有，一个人哪怕活上两辈子，里面的东西也绰绰有余。让我想一下1984年的大商店，那一年我六岁，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大商店恰好在去学校的路上，几乎每天我能

到大商店里转上一圈。店里的营业员换过好几个，无一例外都喜欢开东门，西门一年到头锁上。天堂的门槛很高，要爬上一个倾斜的高台阶才能进去，台阶是水泥的，上面布满用绳索印下的花纹，素朴简约。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大商店，只记得每次进门后都想感叹，真大。真是大。房顶比我家的不知要高多少，也宽敞，尤其是夏天，别的地方都热得蹲不下个人，大商店里却有用不完的阴凉。长长的房间被分成三部分，先是一道一米多高的柜台把房间切成两半，再由直抵屋顶的货架把剩下的空间再切成两半。货架后面放什么，是我很多年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可惜直到我离开村庄去镇上念书，也没能找到机会去看一下。

我见过卖东西最多的地方当然是集市和庙会，可是集市不是每天都有，庙会更稀罕，即使每天都有，我也不能天天跑去赶集。大商店是集市和庙会之外东西最多的地方，货架上下，从东到西，摆满了待售的商品。从生活的源头开始，花花绿绿的烟和酒，瓶装的酱油。练习本。铅笔、钢笔、圆珠笔和墨水。水壶。瓶胆。灯泡。蜡烛。火柴。饼干。桃酥。高粱饴。糖豆。白砂糖。红糖。大糕。挂面。瓷碗。碟子。花盘。洗脸盆。搪瓷缸。筷子。勺子。锅铲。铁锅。牙刷。牙膏。雪花膏。毛巾。布料。轴线。绣花针。顶针。橡胶鞋。布鞋。袜子。轮胎。还有很多，一路摆下去。我说不出来的不是因为我记不起来了，而是我没能看见。那时候我个头小，大商店的柜台高得有点过分了。

我和当时其他喜欢在大商店里游荡的孩子一样，为了看清

货架下面和放在地上的商品，我们不约而同踮起脚尖，把下巴挂在柜台上，希望这样可以看得更深。其实是没用的，柜台太宽大了，我们的脖子伸得再长也无济于事，谁让我们的目光不能拐弯呢。要命的是，被柜台遮蔽的恰恰是我最想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点心、糖果，还有堆放在地上的鞭炮和玩具。1989年之前我的生活目标主要集中在吃和玩上，想吃一切好吃的，想玩一切好玩的。还有人人都会说的那句话：闺女要花儿要炮。我想要那些鞭炮。它们几乎都被柜台挡住了，我不能时时看见它们，可是我想时时看见，所以进了大商店就忍不住伸长脖子，把自己挂起来。

大商店里的柜台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柜台，下面是砖头砌成，上面是水泥覆顶。水泥是灰色的，我见到的时候早就变成黑色的了。不仅是小孩喜欢进大商店，大人也喜欢，他们个头高，随意地把手放到柜台上指指戳戳，长长久久把柜台抹得油乌发亮。我的下巴挂上去，鼻子底下就飘悠起不散的烟火味。这些年我见过无数的店铺的柜台，漂亮的，整洁的，先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的，不知见到了多少，一点感觉都没有，它们与我无关，与生活和人无关，而大商店里的柜台，上面曾经挂过无数个年幼的下巴，落下过无数只手掌，那些手掌都从自己家里带了尘土、草灰、馒头渣子和汗渍。柜台上累积了层层叠叠的烟火气和人的味道。我把脖子伸长，使劲嗅着鼻子，我想闻到柜台后面飘散出来的大商店的味。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大商店里都有这种味道。先是香甜的味道，清静、羞涩还有点欢欣，是点心和糖果发出来的。然后

是粮食白酒的香味，悠悠的，淡淡的，从东头柜台上的酒坛子里散出来。然后是酱油味，黑黝黝的味道，行动迟缓笨重，喜欢沉在所有的味道之下，像结实的河床。这些香味把大商店里的气味调得十分黏稠，闻久了妥帖身心，我就犯困。惊醒我的是另一种刺鼻的香味，比如橡胶鞋的味道，纸箱子的味道，这些味道身手敏捷，因为过于尖利，多少显得有些轻佻。还有就是水泥柜台本身的味道，清冽的砖石味。

我经常放学后都要到大商店里兜上一圈，挂一会儿下巴。闻一闻，看一看，把吃不到的东西睁大眼睛想一遍，玩不到的东西也跟着想一遍。在大商店里我总是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店里好闻的气味一直在提醒我有饥饿这回事，即使我吃饱了。我忍不住要进去，进去了更饿。后来听说，好闻的味道也能提高营养，所以厨师大多都是胖子，不知道当初待我获得过营养没有，那时候我瘦得可怜，穿着垂不到脚踝的裤子，母亲说我吃龙肉都不胖。

柜台后面的很诱人，我没钱买。大多数的孩子都没钱买。父母很少给我们零花钱，偶尔给了一毛两毛也舍不得花掉，如果什么时候手里聚到了五毛一块，真以为自己是富翁了。把钱装在贴身的兜里，手指头秘密地在兜里把钱攥紧，干的纸币终于也捏出了水。有了大钱心里就怪怪的，像大商店里的长柜台，泛着清冷的喜气，觉得全世界都是繁华，有微微的油腻。我用眼睛、鼻子来购买，躲在头脑里从容地消费。那个时候有饥饿，也有欲望，但从来没有非分之想，那种满足饥饿的欲望也是清净的，从不设计在黑暗里把好东西都装进口袋里。我

在大商店里第一次买过的最贵的东西是一支钢笔，英雄牌的。1985年的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刚升入二年级，祖父给我钱让我买一支钢笔，花了一块八毛钱。我读一年级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三块五毛。我几乎成了班上最早使用钢笔的人，开始在白纸上写字，而别人还在用铅笔和田字格。直到现在，我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我的字写得不错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去口腹之欲，大商店也是一个玩乐的好去处。在里面很容易找到安静的时候。长年关闭的西门附近有几口大缸，通体黑蓝，冬天时用来装酱油和盐，夏天就空下来。我常常一个人转到那几只缸边，摸清凉的瓷，安详妥帖的平滑，阳光打在脸上，亦有一种清凉的惊喜。不知道那些瓷缸最后都到哪里去了，慢慢地都不见了，盐装进了蛇皮口袋里，酱油、白酒和香油一样，装进了小坛子，放在柜台的最东头，买卖更方便了。在那几个一字摆开的小坛子前，我见到了周围村庄里的几乎所有腿脚灵便的酒鬼。他们忍不住汹涌而至的酒瘾，弯腰驼背地来了，像孔乙己那样摆出几文大钱，要了一茶杯粮食白酒，就站在柜台前喝。准备充分的，随身会带有一两个朝天椒；没来得及准备的就随手捏起一颗大盐粒，喝一口舔一下盐粒，嘴里啾啾啦啦地呼吸，喝得美好且满足。喝酒时和售货员东拉西扯，喝光了话也说完了，放下杯子抹抹嘴回家了。在后来的生活中，我见到很多酒鬼，喝得如此简单和干净的很少，大多都是在油腻的酒席上昏了口舌和头脑，脸变大，脖子变粗，整个人成了讨嫌的酒肉皮囊。

在大商店里我一定还能看到更多，但是很多记不起来了。

再后来我就离开村庄去镇上读书，然后去县城读书，再到别的城市读大学。越走越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去大商店也就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终于一次也不再跨过那个高门槛，以致大商店什么时候关门、什么时候被拆除了门窗成了一排废弃的空房子，我都不知道了。出了村庄，我进过各种商店、超市、商场、大卖场、购物中心，也仅仅是进过了，买了东西就出来，不买东西我永远也不会想起它们。对我来说，它们的意义仅在于是一个用钱和信用卡换回用品的地方，别无其他。但是大商店我常常想起，想起里面琳琅的货架，里面的味道和阳光，出入的人和事，我的高不过柜台的童年，和一些隐秘的小心事。我知道它会随着我见识的增广而日渐微小和简陋，我也知道我的这些记忆脱不了美化的嫌疑，可我还想在记忆里重新打开大商店的东门，把我十岁前的时光像阳光一样呈现出来。

就像现在，我把自行车停住，扭头去看那些空洞的屋子，原来的大商店，现在成了鸟巢和老鼠、昆虫的集散地。我十一岁开始逐渐远离村庄，越来越多的孩子我都不认识了，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在他们眼里成了异乡人。路上几个孩子好奇地看我，看着我看着破败的空房子，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那些房子过去的名字叫大商店。他们更不会知道，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这些空房子和整个世界一样满满当当，也繁华，也美好，它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天堂。

最后一个货郎

待我披上衣服冲出院子，母亲却说，老张已经过去了。我是听到老张的拨浪铎声才急着起床的，往常这会儿早该起了，晴好的阳光漫进窗户总会及时惊醒我的两睛。今天是阴天，只能自然醒来。醒来了还赖在热被窝里，然后听到了老张的拨浪铎的声音，在浓阴的早晨里像阳光一样明亮地响起来。老张又来了。为了看一看老张我从床上跳起来。

母亲却说老张已经过去了。我跟着他的铎声跑过一条巷子，在巷子口看见那一头他的侧影缓慢地移进房子的墙角背后。骑一辆三轮车，车上是一个用铁丝网做成的杂货箱，远远地看不清里面放着什么东西。他的右手把拨浪铎高高举过头顶，在阴冷的早晨摇出一串声响。

我有几年没见到老张，鸟枪换炮了，他把手推车换成了三轮车。母亲说，老张年纪大了，没力气侍候手推车，只好改三轮了。还说，老张有几次走过我家门前，还问起过我，什么时候回来，他新进了几盒漂亮的彩糖。当然是开玩笑。他竟然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死乞白赖地跟在他的小车后头要糖吃。